

第一丑女迎来灼灼桃花季——

将要嫁给美太子，
轮番调戏风流小王爷、冷面娇将军，

却被太子绑着做贴身侍女！

孔十五 / 著
KONGSHIWU

太子妃

TAI ZI FEI
JIN JI JI

晋级记

这男人就跟蘑菇一个样

越是漂亮越是有毒

——她换了模样，
身负家族血海深仇而来，
不料沦陷了心。

他：艳冠六宫
少女争相嫁的任性太子
她：拥有睚眦
谁倒霉技能的霉丑女

孔十五 / 著
KONG SHI WU

太子妃

TAI ZI FEI
JIN JI JI

晋级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子妃晋级记 / 孔十五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12

ISBN 978-7-221-14480-5

I. ①太… II. ①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3620号

太子妃晋级记

孔十五 著

出版人: 苏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潘媛

特约编辑: 周丽萍

装帧设计: Insect

封面绘制: 饼子会飞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邮编: 550081)

印刷: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 183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221-14480-5

定价: 32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这男人就跟蘑菇一个样
越是漂亮越是有毒





目录

第一章/霉星照人..... 001

“曾经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子，可您没有珍惜，硬生生把我们强拆了。如今您就忍着吧。”

第二章/二饼进宫..... 031

太子爷想，自己才不会对个丑姑娘一见倾心。

第三章/大内总管..... 060

我就不信睡了傅承泽他还从不从我。

第四章/竹马大将军..... 084

将军一笑，果然是百媚生。

第五章/就这么红了..... 119

难道这太子不仅有恋童癖，还有世间最为变态的癖好——妻多夫？

第六章/采花大盗..... 147

这世间能救得了我的只有自己，哪里来的救命稻草。





目录

第七章/摊上大事儿了..... 174

他眼里几乎容不得任何一粒沙，偏偏纵容了你。

第八章/逼近真相..... 197

你若是活着一日，他为了你就什么蠢事都干得出来。

终章/最后的复仇..... 222

不要哭，一生还这样长，你要好好过，没有我也要好好过。

番外/拐个太子去卖艺..... 234

番外/我用所有报答爱..... 236

番外/独..... 240

番外/青梅竹马..... 255

番外/大漠孤烟..... 260

后记..... 264





第一章 霉星照人

“曾经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子，可您没有珍惜，硬生生把我们强拆了。
如今您就忍着吧。”

TAI ZI FEI
JIN JI
JI



北辰国洛城最为繁华的街道上，张贴着一张皇榜，引得人日日围观讨论、奔走相告，其热闹程度不亚于以往的任何一桩皇家秘闻。

“听说了吗，太子要选丑女，哦不，是要选侍女啦。”一位提着菜篮子的胖大婶，对身边的瘦大婶说。

皇家八卦满天飞，七公主出轨看上了小太监，皇后的兜肚出现在后厨总管的屋子里，太医和贵妃搞了破鞋，但这些八卦都没有太子选妃来得猛烈，来得让人心生澎湃。

不为别的，只因这北辰太子傅承泽一向清心寡欲，而他选妃的标准，又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，大大超出了北辰人民的心理预期。

北辰太子傅承泽据传说品位相当奇特，太傅家知书达理的孙女他瞧不上眼，大将军家貌美如花的小姐他不屑于看，这么一来二去倒是成了大龄剩男，急煞了满朝文武，生怕北辰江山就此断送在×无能的太子手里，后继无人。

话说太子年过二十却仍清心寡欲，以至于做梦都想抱曾孙

子的太后放了狠话，让太子无论如何都要选个妃，不能让东宫没有女主人，否则她老人家就去躺皇陵，活活憋死自己以向列祖列宗忏悔。

为了配合太后惨无人道的催婚行动，文武百官在东宫外跪了一行行，大臣们痛哭流涕。其场景跟当年先帝驾崩有得一拼，使见者惊心闻者落泪，只求太子能一展雄风，选个妃、生个娃。

然而我们的太子是个有个性的太子。

傅承泽看着殿外跪着的一排排老头子，嘴角勾了勾，又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太阳，留下句：“既然这么喜欢日光浴，爱卿们就晒着吧，等会儿我让阿卫吩咐御膳房，为爱卿们准备好清凉解暑的绿豆汤。

太子如此任性，他老爹难道不管？话说，北辰的老皇帝年轻时荒淫无道，国家治理都掌握在太后手里，彼时皇帝龙体已垮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。自己都是出气多进气少，哪有闲工夫去管自己儿子如何作死。

唯有身为奶奶的太后特着急，奈何孙子是个叛逆少年，还是个叛逆的病娇少年，早些年因为害了些什么病，留下了病根。三句话不合，太子就咳得像要断气了一样：“皇……咳咳……奶奶，你……咳咳……不要逼孙儿了。”

那样子，活像是要咳出一口血来，太后她老人家哪还敢说什么。

这打不得又骂不得，老太太憋了满眼泪，心里一急，气昏了过去。

祖孙俩这么对着干，可苦了一帮大臣，每天上朝听太后垂

帘听政，下朝后也不能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就这么齐刷刷跪在太子殿前。

这一跪就是小半月，大臣们轻则双膝发软两眼发昏，重则竖着进来横着出去，总之一个字：惨！

那段时间里，各位大臣的夫人都变成了发明家，做出各种让夫君能够跪着舒服一点的工具，大大促进了北辰国手工业的发展。

一场浩浩荡荡的惨事，终止在各退一步——太子傅承泽在折腾了这么一番后，终是同意了太后的意见，郑重考虑起选妃的事情。而太后也退了一步，将选妃事宜全权交给太子，不再插手。

看起来互赢的事情，实则暗藏玄机。叛逆的病娇太子仍在为自己做最后的挣扎，他半倚在床头，惨白着一张脸说道：

“皇奶奶，选妃是可以选，但是选什么样的人要按照我的标准来。而且，我不要直接选妃，要从侍女做起，这样才能慢慢地培养感情。”

太后哪还敢挑剔那么多，再说现在年轻人也讲究自由恋爱，立刻点头说好：“成成成，只要你愿意，选个啥回来奶奶都乐意。”

太后的内心，其实是这样的：只要他大孙子给她整回来个孙媳妇，再生个大胖曾孙子就好，至于这孙媳妇是矮的高的胖的瘦的，她老人家才不会在意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在意。

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太子做事如此之绝，让太后在N年后悔得肠子都要青了。

而此时，太子傅承泽的眼中闪过一丝阴谋，在心中暗暗笑

了三声。

太子选妃先从侍女做起？这在北辰国是前所未有的，哪里有太子妃还要过“实习期”才能转正的？

这么一折腾不打紧，原本几个想把自家女儿、侄女、外甥女塞进东宫的权贵，一听“侍女”两字，顿时打消了念头。他们祖上三代都是当官的，才不要当什么侍女。不过还有一些态度坚定、积极想把女儿嫁进东宫的人在乐此不疲地忙活着。

要不说，这北辰国的太子聪明又机智呢，为了展示自己的倔强，为了告诉世人自己不是随随便便就听奶奶摆布的窝囊废，他还特意命人张贴了一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榜，要在全国内范围内，找到一位又倒霉又丑的姑娘，来做自己的未来太子妃。

这简直就是明摆着跟太后作对！哪个奶奶不希望自己的孙子找个又漂亮又贤惠的孙媳妇？

面对太后的再次劝告，傅承泽仰着头，满含泪水说：“曾经有个美丽贤惠的女子，可您没有珍惜，硬生生把我们强拆了。如今您就忍着吧。”

太后有苦难言，但话已经说出来了，也就由着太子胡闹。

丑和倒霉，二者缺一不可，这就是北辰太子傅承泽选侍女的标准。

由于其条件太过苛刻，皇榜张贴一月有余，至今也没有一位女子能入选。

“嘁，说是选侍女，这说不定侍着侍着，就飞上枝头变

凤凰了。”瘦大婶挖了挖鼻孔，一副很懂的样子，笑胖大婶见识短浅，“这摆明就是在选妃呗，咱北辰的太子也老大不小的啦，血气方刚的年纪你懂得。”

胖大婶小眼一聚光，猛拍大腿：“嗯，有道理，我真是后悔咋就把我家闺女生成了那副模样，早知道生她的时候就让她先着地摔她个毁容破相。现在这副模样离太子爷的标准差得不是一丁点啊。”

瘦大婶嘴角抽了抽，为胖大婶家的女儿默哀，约莫着这闺女大概是抱养的吧，说道：“可不是嘛，全城也没有几家闺女能达到太子爷的标准，唉，我倒是好奇最后是哪家的姑娘入了太子的眼。”

胖大婶与瘦大婶相视一笑，尽是猥琐的了然，外加几分中年大婶等待看热闹的兴奋。

此时的东宫中，有人立于窗边几案前，微微俯身认真描画着什么。此人长身而立，气质华然，一双凤目低垂，两道英眉斜入云鬓，薄唇微抿不怒自威。仔细看，画中却是一个胖娃娃手里拿着一串糖葫芦正吃得满口生香，笑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，长得跟宫外人过年时贴的年画娃娃一样可爱。

看着画，他忽而一笑，窗外落英，衬得屋中人宛如谪仙。

太子傅承泽刚把笔放下，一旁伺候的阿卫极有眼色，将提前准备好的热毛巾递了过去。

傅承泽净了手之后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这几日可有什么动静？”

“太后那边倒是消停了不少，只是还有几位将军和大人们

依旧企图为殿下送上他们的女儿。”

阿卫在说这话时，不乏有几分讽刺。今儿个一早，退休好几年的礼部尚书陈大人便候在他们门外，希望他这个贴身侍卫能帮自己通融下，想想法子把自己那个横竖都一米七的女儿弄到太子殿前。

阿卫实在觉得好笑，就算他帮忙通融了，依太子的小身板，还不得让那陈家小姐一屁股坐死？也不知道陈大人是怎么想的？

傅承泽见他脸上憋着笑意，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，黑着脸问：“你在笑话我？”

也不能怪我们的太子爷敏感而自卑，阿卫默默地想，毕竟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龄剩男，按照北辰国的风俗习惯，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男人也是屈指可数。

“回殿下，臣并没有笑话您，臣只是在想怎样才能从这众多的美女中，为您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。”

他说到“美女”二字时，满脑子都是陈家小姐胖如包子的脸，还带着一个个的褶子，精彩万分。

这样的回答还算满意，太子爷点点头，问道：“那么找到了吗？”

阿卫觉得自己就是传说中那种，挖个坑把自己埋了的蠢星人，他接过太子用过的毛巾，悻悻地说：“还没有找到那个最合适的人。”

阿卫在“最”字上刻意加重了音，没办法，谁让他家太子这么挑剔这么奇特呢。这几日来应选的人，不是太漂亮，就是不够倒霉，一点不符合太子的审美情趣。

傅承泽身形一顿，负手而立微微点头。没有找到吗？

他抬头看着窗外的那株樱花树，花开花落已经三载，可当初在树下吵吵闹闹的两个人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吧。他嘴角微勾，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可随即而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，被刻意隐藏在那双棕色的瞳孔中。

见自家主子似乎有那么一丢丢的落寞，阿卫默默叹了口气。别人只知道太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选妃，实则他只是为了找寻一个人。而这个人像是凭空消失一般，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到。

太子爷身份特殊，若是被人知道他如此大动干戈去寻找一个人，自然会是一番风云涌动，所以这些年他们只能悄悄寻找，最近借着选妃的由头，才派出了精锐暗卫来悄悄调查。

沉默半晌后，傅承泽挥手打翻了桌上的茶盏，他单手握拳，似有痛楚：“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是找不到？”

阿卫低着头，不敢说话。

“季将军那边可有动静？”傅承泽不过站着作了一幅画，加之气火攻心，此刻已是脸色惨白，看起来病恹恹的。

阿卫扶着他在床边坐下，这才说：“季将军这次在边关平定了战事，不出月余大约就能回来了。”

傅承泽又咳了两声：“是吗？”

那双如潭水一般漆黑的眸子暗淡了下去，薄唇轻启：“一定要赶在他之前找到鱼儿，这次绝对不能再被他抢先一步。”

当初便是一步落后，步步错，他再也不愿承受这种日夜锥心的痛苦。

阿卫嘴上答是，心里却是没底儿，这人三年都没找到，这

一个月的时间又如何能找回来？

傅承泽旋即想到这次荒唐的选妃，皱着眉问：“这次选妃，百姓们可有什么说法？”

毕竟也算是北辰国的头等大事，自然会被人热议。

阿卫心想不能再说那些糟心的事儿了，必须得让太子爷高兴起来，尽量拣着好话说：“百姓们都夸您人品好呢。”

傅承泽来了兴致，此次选妃本是为了给寻找鱼儿打掩护的，他没有半分的兴趣。可听到阿卫这样说，他半挑着凤目问道：“人品好？怎么个好法？”

阿卫摸了摸脑袋，回想着今日在街上听到的那些言语，尽量挑好的说：“百姓们都说，咱们太子不贪恋美色。”

可不是嘛，那份皇榜上分明写着，来竞选侍女者必须是年方十六，相貌猥琐的女子。呵呵，真是一点都不贪恋美色，北辰国民真应该庆贺一下。

傅承泽听罢，小白脸微微发红，有几分不自然。这还不是为了给皇奶奶添堵吗？

“百姓们说，您的这张皇榜带动了北辰国经济的发展。”

傅承泽双目一亮，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小小举动，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收获。

只听阿卫接着说：“为了猜谁最后能当选您的侍女，各大赌场纷纷设局，下到六岁小娃，上到六十岁老妪，恨不得拿出自己的棺材本来下注，可不就是带动了经济发展嘛。”

傅承泽一头黑线，英眉微微抽搐，耐着性子说：“那现在押谁的比较多？”

“当然是王家小姐了，据说她嘴边一颗大痣无人能敌，痣上还有几十根精致的毛发，发质相当不错。还有梁家外甥女也是个潜力选手，横竖都是五尺，走路都是用滚的，省劲！”

傅承泽朝着他比了个手势，让他麻溜闭嘴，这才没有把午饭吐出来。阿卫不愧是从小跟在他身边的，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，居然没被人灭口也是不易。

太子爷缓了一缓，压制住刚才差点喷涌而出的胃酸，抿唇轻咳一声：“百姓可还说别的了？”

“百姓们还说，太子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阿卫顿了一下，思索着该不该说下去。

傅承泽的印象中，有位叫肉子的先哲曾曰过：话说一半，比屎拉一半更让人着急。

他瞥了阿卫一眼，眼神那叫一个阴冷，直看得阿卫一个激灵，忙解释：“那我说了您不许生气。”

傅承泽点点头，允了，这世上难道还有比阿卫刚才说的更让人倒胃口的话？

“咳咳，他们都说以为北辰国的太子不能人道，这下您选了侍女，谣言不攻自破，您为自己力证，他们还说您很重口，连那样的……”

阿卫的“您都能下得去口”还没说完，便被傅承泽一脚踹了出去，正好撞到一人身上。来人身材高大，扶起了跌在自己怀中的人，有些责怪：“你又惹太子爷生气了？”

阿卫很委屈，耷拉着脑袋从地上爬起来。明明是太子说不会怪他的，干吗还踹人，说话不算话，哼，对得起他太子高贵的身份吗？

“阿航你可算是回来了。”阿卫拍拍身上的土，迫不及待地要把委屈分享给好兄弟，“太子爷最近火气可大了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主子说不定就偷偷跑出宫了。”

以前傅承泽就曾偷偷出宫，虽然做好了一切安排，可还是被精明的太后知道了。太后自然不能惩罚“体弱多病”的太子，而跟着太子的一众人却惨了。就连阿卫这样的贴身近侍也被罚去刷马桶一个月。回来后，他愣是被傅承泽嫌弃得一脚踹进了静心湖，说是让他好好去去身上的五谷轮回味儿。

说起来，在踹人这项技能面前，太子爷敢称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

梁航跟阿卫一样都是跟在太子身边的亲信，武艺高深，深得傅承泽的信任。他点点头，刚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屋里的人突然发了话：“阿航回来了？”

梁航表情一变，给了阿卫一个眼神，整了衣冠进屋，恭敬地对着傅承泽施了一礼。他自幼便接受训练，深知眼前的太子是他一生都要誓死效忠的，可是他家主子咋就这么不靠谱。

当年跟他一起训练的小伙伴，如今不是跟着自个儿的主子上了战场，就是立了功劳，只有他，每次都要接受来自自家主子的“特殊”任务。

比如这次，要去宫外帮主子找一位丑女，还是一位很倒霉的丑女。

梁航敢怒不敢言，只得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

他的保家卫国的理想哟，他的精忠报国的美梦哟，多少的雄心壮志被磨灭在太子爷的手里。一条硬生生的壮汉，愣是被逼成了寻人的忠犬。

傅承泽一向不喜欢这些虚礼，挥了下手：“又没有外人，何必来这些虚的。”眼下他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，“找到唐家小姐了吗？”

他们表面上在全国范围内选妃，实则在寻找这位唐家小姐唐鱼儿，也就是太子爷传说中青梅竹马的小初恋。

梁航摇了摇头，面容严肃地回答：“没有，别说洛城，连周边我也找过了。爷您是知道的，咱们北辰国说大不大，可说小也不小，一个人若是诚心躲着您，又怎么能找到？再说，当时据说是季将军将唐小姐救了出去，谁又能知道他是不是把唐小姐带走了。”

当初那件事情发生时，梁航恰好有别的任务，没在洛城，等他回来时，主子却成了眼下这副病恹恹的样子。

傅承泽如冰雪般的面上划过一丝难过，曾经他也以为会是季泽带走了鱼儿，他也不止一次低声下气去求季泽，只为问得唐鱼儿的下落。

可季泽永远是一副恨不得他受永世之苦的模样，哪里会把唐鱼儿的下落告诉他。

后来，傅承泽调查到季泽原来也在寻找唐鱼儿，这才知道不只是他一个人弄丢了她的。

傅承泽微微点头，低声道：“你说，她是不是还在怪我，所以躲着不见我，怨我当年没有帮她。”

对于过去的那件事，梁航知道自己的主子有多愧疚，他是练武之人，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去劝解主子，最后只得说：

“奴才会再去找，只是人海茫茫，您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